



좀 僵

비 尸

들 村

〔韩〕金重赫 著 金莲兰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좀 僵

비 尸

들 村

〔韓〕金重赫 著
金莲兰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僵尸村 / (韩) 金重赫著; 金莲兰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-7-5327-7336-7

I. ①僵… II. ①金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11053 号

좀비들 by 김중혁 (Kim Jung-hyuk)

Copyright © 2010 by Kim Jung-hyuk

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Changbi Publishers, Inc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

 韩国文学翻译院

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

图字: 09-2015-193 号

僵尸村

[韩] 金重赫 著 金莲兰 译

策划/陈一新 责任编辑/王洁琼 装帧设计/胡 枫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150,000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3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336-7/I · 4468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9882178

0

初次碰见僵尸，是我在天线测试班工作的日子里。当时，我开车周游全国，眼睛却只盯着显示天线接收信号灵敏度的液晶画面。至于城市的名称、著名建筑或人们过什么日子，一概在我关心之外。我关注的只有天线的灵敏度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天线的灵敏度，再也没有令我动心或动眼珠的事情了。那年春天，我的人生正蹒跚在地下五层的深渊里，要是拿我们世界的专业术语来说，正在穿越“无信号黑洞”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却连手电筒都没有。一切是那样地黑暗而毫无意义。

我总是呆呆地盯着附着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液晶画面，一天开车行驶达十二个小时。踩油门、踩刹车，察看信号灵敏度画面，再次踩油门，踩刹车……忙碌间一天就会过去。待到忙完一天的活儿，下车的时候，膝盖竟然僵硬如石头，仿佛用杠杆什么的撬起来，才能勉强把腿伸开。不由得令我天天担心僵直的腿会不会骨折，所幸那种事情并没有发生。有时不免要想，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膝盖粉碎，大腿小腿肢解，骨头粉碎的声音倒会很清

脆的。那清脆的动静堪有一比，准确地迎击时速达一百五十公里的直线球，飘忽地越过左墙，无可阻挡地飞到场外的大型本垒打的动静肯定跟那差不多，一定是。

我的业务很简单。开车四处跑，确认手机信号的灵敏度，就是我全部的业务。灵敏度用0到10表示。0是干脆没有信号，10就是最高值了。要是灵敏度掉到4以下，我就要把那个地区标在地图上。解决问题不是我的职责范围。我不过是察看天线，记录其结果而已。一路上，只有显示窗的数字和我作伴。4、2、3、9、1、4、2、4、5、7、8、6……一天到晚盯着这些数字，不觉感到它有着很大的意义。感到世界上的一切均在1到10之间。我汽车的状态是7，体力大概有4，而我的生活只有1，自信心则是0。心情总在1与4之间来回窜。等我有了将所有的一切换算成数字的习惯，人变得更颓唐了。我觉得数字是注定的，不是我所能改变的，我只好傻呆呆地等着1变成2。可是，数字却是轻易不变的。生活固定在1纹丝不动，体力从4滑落到3，心情大部分时间在2之下。还以为滑落到底就不会再掉下去了，我那时并不知道其实0还不是底，世上还有负数存在。

那段日子最折磨我的是哥哥的死。原以为人的生命是从10出发，经过8，6，3，徐徐达到0的过程。没想到人的死亡并不是那么亲切的。并不是像发射导弹时那样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倒计时喊着4、3、2、1……然后是消灭的过程。我哥哥他好好地过着大约7程度的生活，突然变成了0。省略掉4，3，2，1，毫无预兆地变成了

0。接受那个省略，是那样地艰难。当我想到我也不会是例外，说不定在某一时刻突然遭到省略，便感到万念俱灰，一切毫无意义。

哥哥几乎没留下什么遗物。东西少得几乎让人怀疑这人活了四十二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。没有妻子、没有孩子，没有房子，也没有汽车。连电脑里也没有什么，几个音乐文件夹，几张照片，这就是全部。看着那些文件，甚至让人感到哥哥说不定早已预见到自己的死，一点点准备着死亡呢。大哥留下的最大宗的东西，就是一万两千张的黑胶唱片，是他数十年一张张搜集起来的。我想留下沾有大哥手印的唱片，可惜没有摆放的空间。别说是一万两千张了，就是一千两百张也无处可放。于是，我把它全部捐赠给音乐博物馆。

“你知道唱盘收藏家最羞愧的瞬间是什么吗？那就是重复购买的时候。明明是已经买过了却不知道，重新买了一张，真的要怀疑他作为收藏家的素质呢。”

记得哥哥曾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可我却不敢认同他的话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一万两千张啊，一万两千次没有失误，该是不可能的吧。除非你把整个目录刻在脑子里，怎么能保证不重复呢。更何况，一万两千这个数目堪称是我所能感知到的范围之外了。

哥哥去世后，为了捐赠唱盘我整理他的收藏品，终于发现了哥哥的秘密。唱片架的角落里整整齐齐插着五十张 LP^①，原来就

① 指传统的黑胶照片。

是重复的唱片。哥哥把自己羞愧的瞬间，单独摆放在一起。看着那些唱片，哥哥会想些什么呢？怪自己的记忆力不济了么？发誓再也不犯错了么？我决定留下那五十张唱片，犯不上将哥哥羞愧的瞬间都捐赠给音乐博物馆吧。

那段日子，我是在车上过来着。公司配给我一辆业务用房车，我将自己全部的行李统统塞在房车后座和后备厢里。所谓行李充其量是两个装衣服的箱子，另有三个装乱七八糟杂物的箱子。这下突然多了五十张唱片，好像财产一下子增了好多。车后座更是拥挤不堪，只好把一只箱子搬到副驾驶座上。将连听都没法听的唱片装在车上到处跑，看起来有些傻乎乎，可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五十张唱片，可谓是我记住哥哥最低限度的体积了吧。

当我在餐厅吃饭，看到那则电视广告，还真不敢相信汽车后备厢里还能装什么转盘。“请在您的汽车设计崭新的古董吧”，这句广告词听起来缺乏可信度，声称没有丝毫跳针的电视导购员的嗓音更像是诈骗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在第二天赶到了代理店。经过一个小时的试运行，我感到这则广告并不是瞎话。跑在凹凸不平的卵石路上，唱盘居然一次都没有跳针。

“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称作开辟了缓解冲击的新纪元的产品呢？这不是夸张而是真实。当冲击袭来的瞬间，箱子里设置的系统，完整无缺地把冲击吸收掉。不知道这个比喻妥不妥当，可以说用全身拥抱冲击。冲击这东西啊，要是接受的一方有心，可以变成

什么都不是的呢。就是说非常微小的冲击能引发巨大的爆炸，但有时巨大的冲击也会变得羽毛般轻巧呢。我们不是发明了新东西，而是开发了接受冲击的姿势。”

两眼间隙过窄，显得眼镜片过大的销售员，拍着箱子娓娓道来。仿佛要说“这点冲击，简直跟空气的触感差不多”似的。就销售这个职业来说，他的口气有些怪异。他的脸庞长得不大可信，可是怪异的语气却令人心生好感。最喜欢他的解释：用全身拥抱冲击。“拥抱冲击”，这个产品名也挺可心的。我就在房车的后备厢安装了“拥抱冲击”，并同时设了后备厢用喇叭和可容纳五十张 LP 的唱盘架。虽然花掉了工资的三分之一，但能够听着哥哥留下的 LP 干活儿，堪称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喜悦。

没想到“拥抱冲击”居然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在后备厢安装转盘，边听音乐边工作，心情似乎好了一点。间或，掉到 2 以下的心情也会上升到 5。最可欣慰的是能听到哥哥喜欢的音乐。最大的变化当数每隔三十分钟一定要休息一次。为了继续欣赏音乐，需要到转盘处翻一下 LP。一开始有点麻烦，等到熟悉了发现有着颇多长处。待音乐结束，先停下车来。大约用上五分钟伸伸胳膊踢踢腿，然后到音箱那里翻 LP 挑选新音乐。接着，重新开车。有时，还会停下车来看一看周围的景色。这都是安装“拥抱冲击”之前做梦都没想过的事儿。

坚持听唱片，开始依稀懂得哥哥的爱好了。买下重复唱片（不管自己察没察觉），其实表示他非常喜欢那唱片或非常渴望得

到那唱片，说起来我等于不期然地挑到了哥哥最喜欢的五十张唱片。这些唱片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。那时节，可是我还没生下来的时候，但这些音乐却越听越觉得我早已熟悉似的。仿佛时间在往前走，可我的心却一再退后，最终退到我还没生下的时刻。可是，心情却很是安详。

“拥抱冲击”竟然还改变着我的人生。假如没有哥哥，也就不会有 LP，而没有 LP，也就用不着什么“拥抱冲击”的吧。没有“拥抱冲击”，就不会遇到洪慧贞，假如没有洪慧贞，也就无法遇到她。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的事情，都被一根线串联着。不知别人都怎么样，反正对我来说生活是一条直线。一个事件既是过去事件的结果，又是下一个事件的原因。就像这块多米诺推倒下一块多米诺，所有的事件都联系在一起。还不知道第一块多米诺到底是哪一块。说不定第一块并不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我如今在这个地方，而这个事件又会成为另一个事件的起因。而今我站在数百名僵尸中间。站在充斥着血腥味和叫嚣声的空间里。我所纳闷的只是我人生中的下一块多米诺。

在天线检测班工作，碰见液晶画面浮现出 0 只有三次。出现 0 事情就挠头了。首先，需要下车，要准确地弄清楚没有信号的地区是哪儿到哪儿。也就是说要拿着便携式接收器，边走边测定信号强弱。

我第一次遇到 0 是从事这工作一年多的时候。那是个山区，偏僻得让人生起犯不着在这种地方测什么信号的念头。四周密密麻麻长满了树木。我找个空地停下车。

我下了车，首先停下了还在音箱转动的 LP。接着，把 LP 小心翼翼地装进盒子里。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是多么仔细的人，但摆弄哥哥的 LP 时会变得格外虔诚，连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我想尽最大可能干净地保存 LP。我要是到死那天还能继续听这 LP，那可是再好不过了。

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树叶窸窣的动静。一开始认为是风声，可声音越传越大，是有人走过来的动静。

“举起手来！乱动就开枪了！”

我关上后备厢，缓缓举起手。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军人，举枪指着我。是长度还不到三十厘米的新型步枪。我冲他扮出了微笑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虽然用枪指着，但他的声音分明在颤抖。一眼可看出他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。

“我吗？我在干活儿啊。”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活儿？”

“我是爱博尔天线测试班的。听说过吧？爱博尔通信公司……我正在附近测试接收灵敏度呢。”

“把身份证扔过来。”

一看就是个新兵豆子。虽然看不清军衔，可是让扔身份证这句话就暴露了他新兵身份。给敌人掏口袋的时间，不啻是自杀行为。假如我有枪，有心要杀他，他肯定没命了。我从裤子后兜掏出钱包，扔到他脚下。他弯腰用左手拈起了钱包。右手持枪，左手翻钱包的模样显得很逗。好像钱包不大好开，军人连瞄准我的事儿都忘了，只关注钱包。瞄准我的枪口渐渐下垂，最后瞄上自己的脚背。

“你把钱包扔回来，我拿出身份证再给你吧。”

我跟他相隔不到五米。他不听我的，自顾自地用左手翻腾钱包，过了半晌才算确认了身份证。他举起枪，重新对准了我。

“我没听说过什么测试信号。您不知道这里是民间人士禁入区吗?”

“我只是循着信号走，不大注意什么标志牌之类的。我不知道。只是因为这里一点也没有信号才进来调查的。”

“我们这里手机信号蛮好的。”

“我调查的不是普通手机的灵敏度。是叫 ELTE 的下一代通信模式呢。您听说过吗?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反正，有这种东西。下次我会正式领取出入证的。您把枪放下来，不行吗?”

听见枪这个词，那军人吓了一跳。好像忘记了自己手里还拿着枪似的。他重新把枪指着我。

“你赶紧离开这儿!”

“我只问一样，这附近有村庄吗?有没有可以垫垫肚子的地方?”

“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左边会看到一块标识牌。从那里左转就会到达名叫高里奥的小村庄。大约五分钟就能赶到。”

高里奥这个村名是我杜撰的。我倒是想写实际地名，可不能这么做。因为，我要是写实际地名，等于最致命地冒犯了那个村子。其实，那个小村的故事曾登过报，知道真实名称的人也不少，但我还是想用高里奥这么个名字记忆那个小村庄。

我上了车，用汽车导航仪上的相机拍下了几张照片。这是写

报告所需要的。导航仪上全然没有有关当地的信息。就是军人所讲的高里奥村，也没法在导航仪上找到。我就调转车头往下走。后视镜上映出了那个军人的模样。他依旧用枪对准着我。那个军人的模样是有些古怪。一无部队徽章，也没有军衔，而且活像第一次见着人，吓得什么似的。

军人说得没错，高里奥村坐落在相隔不到五分钟车程的地方。虽然是小村庄，中心街道还有着大型商场，道路上车来车往还挺热闹。这么个大小的村庄，竟然没有登记在导航仪上，倒让人感到奇怪。我放慢了车速，寻找着吃饭的地方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家老快餐店。那个店实在太破旧了，好像订餐也不见得能很快做出来。是不是因为太饿的缘故，走进高里奥村之后，我居然没想起要测试天线信号。

等我吃完汉堡和可乐重新上了车，我才测到这个村庄的天线灵敏度为0。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因为，对人口逾百人的地区的测试早已结束，灵敏度绝对不可能为0。我要做的事儿，只是要测试人迹罕至的外廓地带的灵敏度。人多的村庄压根不是测试对象。我缓缓开车，到街市各个角落看了看，灵敏度无一例外全部是0。感知不到一丝一毫的信号。可是，一离开村庄驶入国道，信号马上出现了。我确认了一下开始有信号的地点的坐标，就回到了办公室。

“那里是非检测地区，你没听说吗？”

没想到我一提起高里奥村，作业班长居然发了火。可我什么

都没听说啊。

“没有啊，我今天才知道。”

“你到底见没见过李京武君？”

“上次倒是见过一面，可他说下次再来做交接的呀。”

“这小子，离开都要捣蛋！”

我的前任是个叫李京武的四十五岁的男性，正待交接说有急事匆匆离开，之后就断了音信。他看起来有些惶惶不安，像是被什么追赶似的。我第一眼见到李京武，就情不自禁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朋友。那孩子在班里功课最好，而且面无表情，好像能用大概五种表情生活一辈子。名字已经忘记了，但那些表情至今鲜明地印在脑海里。他嘴唇很薄，下巴尖尖，额头很窄。说起来，他跟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缘分，可每次在走廊或教室碰见他的时候，我都像做了什么坏事被撞见似的，心里一咯噔。那是只需翘一翘嘴角，就能给人侮辱感的高傲的脸庞。年龄不一样，李京武不会是那个人，可看见李京武就会想起我那个同学，闹得心情很糟糕。

“那么，你也没听说过什么叫无通信地带喽？”

“是啊，头一次听说。”

“蔡志勋君，你上次的作业区是哪里来着？”

“是 F32 区呢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这儿是山区，情况跟那里很不一样。你见到这里标成红色的地区吧？”

班长就在笔记本电脑上点击了我负责的地区的画面。那里画

着三个红色的圆圈。其中一个很大，剩下的两个很小。从位置上看，好像那个大圆圈是高里奥村庄。

班长一边发牢骚，一边给我解释了无通信地带的的事情，足足讲了二十分钟。我什么都没说，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他的说明，重点是这样的：

第一、高里奥村就是无通信地带中的一处。第二、所谓的无通信地带就是那些不利用外面的通信系统，利用自主开发的程序的地区，因为这样也就无法进行天线检测。正因为这样，第三、所有的无通信地带都属于检测排除对象。班长讲这样短短三点的当儿，大概提了十次左右李京武的不诚实的工作态度，还发了好多次真不知道政府的通信政策是怎么搞的、该死的地方自治体制阻碍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等牢骚。

我至今活生生地记着第一次听到无通信地带这个词时候的感觉。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无通信地带，是一个黢黑的空间，检测不到任何电波，因此也不存在任何一种通信手段的地区。于是就浮现出为了传递什么话，就要走很长一段路，面对面地跟人说的这种黑暗的空间。说来奇怪，一想起这样的空间，内心就变得无比宁静。假如真的有那样的空间，真想躲到那里去啊。真想跟什么人都联系不上的空间生活啊。真想收信感度为 0 的空间，听着哥哥的 LP，安静地老去啊。可是，那个高里奥村并不是那样一个地方。

在我听到无通信地带的事儿，大约过了一星期的时候，我忽

然接到了李京武的电话。他说要跟我交接工作。因为已经从班长那里听到大部分情况，好像并不需要做特别的交接，但我们还是约好在高里奥村外围的松树公园见面。当我来到松树公园的时候，李京武已经在那里了。停车场上停着公司的房车。只见李京武从车上下来，抬腕看了看手表。

“你来晚了。”

“正点到达呀。”

“那么，可能是我的表快了，过了三分钟嘛。”

“啊，是晚了三分钟。”

“没能及时跟你交接，对不起了。我有点事儿。”

“啊，那是自然的。”

“你嘲笑我？”

“哪里哪里。晚了三分钟您都这么计较，我想会是这样的吧。”

“你这不就是嘲笑吗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图啊。可是，您要是这么认为，那我在这儿道歉了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

“好像，您还没离开公司？”

“这又是什么话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看您还开着公司的房车。”

“这是要上缴的，我马上会上缴。怎么，你又要挑刺？”

“没这个意思。”

“我们赶紧吧。喏，这是文件，我在只读光盘里整理好了有关搜索的特记事项，你可以做参考。还有需要问的吗？”

“这个问题可能很冒昧，请问，您为什么辞职不干了？”

“这个问题，难道你感兴趣吗？”

“我觉得，作为后任，我有义务了解前任为什么辞职不干。要是觉得不方便，您尽可以不讲。”

“我说，你搞这个业务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一年了。”

“那还是生手啊。你要是干上它十年，就会检测到形形色色的东西。天线信号就不用说了，连人都会辨别呢。到了那时候，你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会不干的。”

李京武避开我的眼睛，目光一直在房车内部踱来踱去。我们的对话就这么中断了。

“你这个车不错呀。是新型房车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导航仪是什么版本的？”

“是3.5。”

“可以看看吗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

李京武迫不及待地上了车。打开导航仪，在目录里查来查去，动作很是娴熟。是很长时间操作过同一型号的仪器的人才能